參加「921民間賑災聯盟」義工一日記 ■ 璿璿

瀛苑副刊

在這個瀰漫汽油味的空間裡，到處可見忙碌穿梭的人群，有的搬運、有的包裝、有的指揮車輛、有的載貨……。迅速俐落的動作，實在令人咋舌，因為誰也不願意測試上蒼是否還存有悲憫，似乎動作稍一遲緩，921地震的災民就會挨餓受凍。

原先以為中秋節當日，許多人都返鄉過節，來當義工的人應該不多，但一到了位於內湖的中國時報廣場，卻發現滿滿的人群，來不及感受心中的暖流，威銘、士芳和我迅速地加入人群。

「如果我是駕駛人，我一定會被嚇死！」威銘笑著說，因為當遠遠看到有捐贈物資的車輛前來時，我們大夥早已排成一排等候，眼睛死盯著車門、後車箱，當車子一停妥，駕駛人都還來不及下車時，我們這群義工就一湧而上把捐贈的物品全給搬完了，前後不超過三秒鐘，有時會搞不清我們是義工還是難民！本想看看接續在後面的車輛是否還有沒搬完的，卻只見一輛輛的車子待轉出去，因為早被搬空了，再回頭一看，剛卸下來的物品也已被迅速地封箱並堆積如山，這個時候才真正知道什麼叫做「效率」。

在緊繃的神經中，有時也會有意想不到的小插曲來舒緩一下。當我們正忙著不停地卸貨時，突然來了一輛滿載的垃圾車，大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搞不懂怎會來一輛垃圾車，還在狐疑裡面載的是垃圾還是捐贈物品而卻步不前時，有幾位阿兵哥和人高馬大的男孩率先爬入垃圾車裡，當大夥看到丟下來物品是睡袋時，不禁相視而笑，而後又開始很有默契地排成一列，以接龍的方式將滿滿的物資卸下來裝箱。

有時在這個步調緊湊，濃濃車子廢棄味的空間迴響起一陣如雷的掌聲，原來是有民眾送來整卡車的新棉被和新毛毯，誰說臺灣人是冷漠的呢？在這裡，我們絕對找不到這兩個字，更找不到的是一個叫做「疏離」的名詞。看哪！五、六歲的男童在幫忙搬運整箱的礦泉水、童子軍在大樓外搬運物資、阿兵哥忙著將箱子運上救援車隊、而更多的志願民眾穿梭著包裝、運貨、卸貨，連老外都來幫忙了呢！

擴音器裡傳來「╳╳╳等兩位醫護人員將隨車前往災區。」，又是一陣掌聲，本想隨車至災區的我，想想自己沒什麼專長，既沒學過什麼紮實的護理課程，也不懂廚藝，一想到連去災區幫居民煮一頓飯，都可能會被人嫌礙事，於是就打消了念頭。「唉，若有專才就好了！」心裡不停地這樣想。

時間如沙漏點點滴滴往下掉，不知不覺就中午了。正當我們大部分人排成一長列，以接龍方式運送救災物資時，擴音器傳來「各位義工朋友，中午幫各位準備麵食，請大家分批到地下一樓餐廳用餐！」，只是，捐助物資不斷送至，誰也不願意離開工作崗位，因為我們深知時間與生命在賽跑，而災民期盼救援的眼神及災區斷垣殘壁的畫面不斷重複地浮現在眼前，緊揪著每個人的心，所以儘管擴音器一再一再地傳來「各位義工朋友，吃飽飯才能做事，請到地下一樓用餐！」，大夥還是不為所動，不停地運送物資，後來主辦單位乾脆用半強迫的方式，要義工暫停工作，去餐廳吃飯，只是還是有人沒下來吃。

一鍋鍋的桶子裡，只見白晃晃的麵，偶爾參雜著一些配料。「我的麵裡，有一小條肉絲耶！」士芳興奮地叫著，呵，如果在平常，我們是不會吃這樣的麵的，但現在的我們面對著不太有味道且配料極少的麵卻十分感恩，因為災區

的民眾可能連東西都沒得吃，想到這，突然覺得能夠吃到這樣一碗熱騰騰的麵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吃完麵後，又是「上工」的時候了，就這樣重覆著卸貨、包裝、上貨的動作，直到士芳腰傷復發，威銘手舉不起來，我多處瘀傷、全身酸痛後，才提早結束了一天的義工行程。

急急如律令的救援車隊，在英雄式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帶著我們滿滿的祝福，不停地駛往災區，留下殷切期盼且忙碌於整理物資的滾滾人潮。